



潛夫論卷五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壑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眾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少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可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恥不宋畏不義脉脉規規常懷奸唯  
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則偷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屋  
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宇之氓舉驕奢  
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休憇  
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喟嘆罵詈書  
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  
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  
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  
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謙率孝文  
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  
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輶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延坐不出  
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

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紂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矩避志慮青雲或旣欺負百姓上書封祖廟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令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令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

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潔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  
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真潔  
所生者之言也真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  
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真潔而寧父兄也其  
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真專之所也若然  
之人又何醜慘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剗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  
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爲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  
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令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  
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慄  
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  
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

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叔勿令得蒙一還  
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尉縣乃可以毒其  
心而絕其後姦亂絕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  
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  
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貪其財賄  
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脣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  
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脣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  
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綬與彊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  
弱猥爲眾彊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絹吞  
藥晚矣

哀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

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濟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  
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  
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  
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  
之命也人君思政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  
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  
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  
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  
轡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閭主託坐於左而姦  
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驥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祥  
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

季兒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辯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  
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  
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  
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恥亂庶遄已是故君  
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  
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  
國然後三皇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  
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  
也令也者已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眾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  
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

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  
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行古以輕重尊  
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  
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  
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  
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  
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  
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詬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  
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  
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

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  
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  
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  
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  
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  
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  
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  
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仄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  
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  
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  
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  
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

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  
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  
進有獨死之禍退蒙眾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  
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  
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  
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  
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  
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走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羣籍富厚之  
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眾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  
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今遂雲蒸起  
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  
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

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  
諸將旣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  
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  
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  
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  
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  
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  
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  
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培克闢蕡無里之爾夫世有  
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  
有兵之長吏宜踔蹠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

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廻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委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去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委虜之智非及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卽墨也然道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邦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折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

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耆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譁之曰焱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間澹臥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怨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曰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閑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恆松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佃佃漬漬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

虧況百萬之眾號哭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  
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  
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玀狁于攘非貪土  
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差莫不  
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況近我民衆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  
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  
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  
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  
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  
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  
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  
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

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肖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差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眾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僥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々不止而癡兒騃子尙